

学术视点

用考古成果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本报记者 张丽

编者按:

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历史担当,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项历史性工程、战略性工程来抓。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之际,由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导,中国考古博物馆、青海省文物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的“从‘九层妖塔’到阿柴王陵——青海都兰热水墓群精品文物展”9月28日在中国博物馆开幕,吸引着观众从传说走进真实,感受着青藏高原鲜活的历史图景和青海道铸刻的丝路印记。而在不久前,中国考古博物馆作为我国第一家以考古命名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如何用考古成果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说话,以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记者就此采访相关专家学者。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精品文物展现场

让历史说话,讲好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

步入青海都兰热水墓群精品文物展展厅,左右两排精美绝伦的彩绘迎面而来。这是2002年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发现的木棺板画,描绘了唐(吐蕃时期)当地人们狩猎、帐居、宴饮、射牛等生活场景,被学术界称为“吐蕃时期美术考古遗存一次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发现”。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地处青海、甘肃、新疆、西藏四个省区的交会地带。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表示,从1982年至今,热水墓群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该地区是丝绸之路青海道上重要的节点,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中转站。依托丝绸之路青海道,众多先民得以在青藏高原艰险的高海拔地区逐渐拓居,形成大小不一的高原古王国,各民族互通有无、相互依存、水乳交融,共同凝结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

热水墓群是6至8世纪的重要墓葬,其中,血渭一号墓被当地民众称为

“九层妖塔”。1982至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陆续对包括血渭一号墓在内的50余座墓葬展开考古发掘,以抢救性清理考古为主。自201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热水联合考古队,对2018血渭一号墓进行考古发掘,该项目的负责人、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韩建华介绍说,“九层妖塔”是有关英雄格萨尔王的传说,当地民众将口口相传的“九层妖塔”附会于血渭一号墓,一方面在于该墓葬外形高大,底座顶小,形状似塔;另一方面在于该墓早年被盗,出土了大量金银器,与传说中妖魔藏宝之处相吻合。“从考古学角度而言,‘九层妖塔’只是一个符号,考古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搞清楚其墓葬形制结构、时代以及墓主人身份,为多民族融合、丝绸之路青海道研究以及遗产保护提供重要证据。以前关于丝绸之路青海道研究仅限于文献研究,热水墓群的发现则使之上升到一个新高度。”韩建华说。

在展厅中央,一枚小小的银印章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这件由骆驼图案与藏文构成的文物是2018血渭一号墓的重要发现。该墓葬的年代,根据树木年轮和碳十四测定,大约是吐蕃赤德祖赞(公元704~755年)在位时期,出土金银器、铁器、漆木器、皮革、纺织品等各



▲考古发掘现场



▲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遗址

类文物近1000件。韩建华表示,这枚银印章上篆刻的藏文,经过多位古藏文专家释读,可翻译为“外甥阿柴王之印”,由此确定2018血渭一号墓的墓主人身份以及族属,这对于研究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生产生活以及葬制葬俗是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也是反映唐(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

丝绸中的“陵阳公样”纹样,是将波斯的连珠纹与祥瑞兽瑞禽等元素中原元素结合起来;人首鱼尾的金饰品,具有希腊神话海神、西方饮酒的通等形象元素;另外在血渭一号墓出土的8世纪的波斯锦,是目前全球唯一确认的8世纪的波斯锦,在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五彩石,是一种镇墓石,具有道教特色,显示当时道教元素在葬俗上对当地的影响;大量漆器的出现,表现中原与青藏高原的贸易交往……来自青海省考古发掘一线的大量出土文物描绘着一幅幅古代丝绸之路多民族交流交融、中外文明互学互鉴的历史画卷。考古发掘也让学界对丝绸之路青海道产生新认识:原来认为丝绸之路青海道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平行的辅道,经过考古发掘,特别是2018血渭一号墓的考古发掘,可以确认丝绸之路青海道与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是平行的两条同等重要的线路,也是支撑当时南朝与西域以及柔然进行交往的重要通道,也可以确认这一时期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时期。

“通过展示我国边疆地区的考古出

土文物,向观众呈现多样化的观展内容、提供不一样的观展体验,是中国考古博物馆策划开展的基本思路。”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巩文表示,考古学家在边疆地区常年从事田野发掘,付出艰苦努力才使得大量文物得以重现于世,考古工作者有责任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前提下,让更多珍贵文物从遥远的边疆来到内地,把科学的、真实的历史讲给观众、讲给世界,使更多人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感悟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同时感受考古工作的艰辛,增强文物保护的意识。

让文物“活起来”,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具有6000多件展品的常设展,则汇集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文明起源”“宅兹中国”“大国一统”“和融万方”“民族觉醒”五个专题,展现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穷魅力和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常设展的所有出土文物精品,全部来自考古田野挖掘一线;所有珍贵古籍,都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珍藏。从远古发现到仰韶文化,从二里头遗址到《湘江评论》,中国考古博物馆以立体方式,讲述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发展壮大的历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近代,中国考古博物馆以全景方式,呈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从文明起源到民族复兴,中国考古博物馆以宏大叙事方式,展现中华民族矢志不渝、接续奋斗的历程。常设展以“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为特色,以考古发掘新发现、学术研究成果为支撑,通过独具特色的出土文物和古籍文献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展现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在巩文看来,“仓储式陈列”体现了考古学鲜明的学科特色。“考古学研究往往是整体地考察一定时间内分布于一定区域,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即按照考古学文化来研究,着重于遗迹和遗物的系列和类型,而不是孤立地、鉴赏式地研究单个器物。”巩文说道,“这样的学科特点从根本上要求陈列不以展示精美的出土文物为追求,而是要充分考虑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遗迹单位,以精品文物与组成器物的有机融合、线图描绘与图版说明的辅助铺陈来完成对整个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组织、价值观、文化传统等形成与发展的考古学解读。展厅中仓储式展柜架密集式陈列与独立柜的多角度展示正是基于此考虑。”

2022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确立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青海都兰热水墓群精品文物展的部分文物基本保持了出土时的原貌,李国强来到一件已掉落些许银渣的文物展品“银质胡床饰件”前告诉记者,在将这件文物交回考古实验室时,即使碎渣也要完整归还,因为在修复、还原、研究文物的过程中,每粒碎渣都是有价值的。李国强坦言,发掘出土文物,关键还要考量是否具备挖掘条件、保护条件,所掌握的科学技术能否达到复原能力等,这对考古工作者来说都是考验。“我们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肩负起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使命,让中华文化瑰宝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李国强说道。

学者说话

编者按: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汲取古丝绸之路留下的智慧与力量,“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是推动开放合作、促进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从古“丝绸之路”到今“一带一路”,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都是其中重要节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见证。本版邀请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就如何更好保护、研究、弘扬敦煌文化,发扬丝路精神撰文,以更好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时代华章。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敦煌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它建于公元366年,历经1000年的发展,每个时代都在持续建造,至今保存了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的壁画和2000多身彩塑。

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到1984年扩建成为敦煌研究院。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确定了“保护、研究、弘扬”的基本方针,直到今天,敦煌研究院依然秉承这一方针。保护是基础,如果文物保护不好,一切都无从谈起;研究是核心,如果不研究如何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所在,如何能够发掘它背后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是目标,保护、研究最终是要创造我们今天的文化、今天的文明。

保护是基础。

在保护方面,敦煌研究院经过了将近80年的发展历程。最初因条件有限仅仅是守护,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全力开展保护工作,多为基础性、抢救性保护,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走向科学保护。科学保护意味着什么?过去的保护是抢救性的,哪儿坏了抢救治疗哪儿,现在要采用预防性保护,需提前采取保护措施。经过几十年发展,特别是和国际国内的合作,对敦煌壁画、彩塑本体的治疗,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科学方法,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保护科技的队伍,对每一项病害都可以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具体到每一处壁画的病害都有相应的保护手段。同时还拥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理念。比如面对一处文物,如何进行保护?贸然采取措施就进行加固或者保护是不可行的,一定要做前期调研,同时要做什么,由此敦煌研究院建成了目前国内先进的多场耦合实验室,要采取什么材料,要针对什么壁画进行保护,必须先做实验,经过实验证明是合理的,才可以采取保护措施。

对于莫高窟,还有什么会影响它的安全?莫高窟处于沙漠中,沙子顺着墙壁滑下来,往往会影响壁画,所以敦煌研究院采取了治沙工程,一直持续了20多年。第一道防线是在靠近沙山的地方进行草方格固沙;第二道防线是植物固沙,采用细细的管道保证每滴水都滴到草上,这些草是可以长出来的;第三道防线是用石块把沙固定住,让它变成戈壁滩,沙尘就不会起来了。在靠近洞窟的地方采用化学固沙,还修了一个“人”字形的防沙障,当风刮过来时,沙子从两侧刮走,这样沙子就不会落下来了。因为治沙,对洞窟的保护从内部扩展到外部,也开始重视整个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比如气候问题,包括生物的问题、动植物的影响,这些都在调查、研究范围之内。现在莫高窟已经实现了全面监控,对影响到洞窟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都能做到及时采样,及时采取措施。

为了让壁画彩塑能够永久保存,数字化工作已持续20多年。现在一些小的石窟群,如榆林窟、西千佛洞的数字化都已完成。有了数字化资源,在文物修复时就提高了效率,同时美术临摹工作也可以借助数字化素材进行,在考古方面也得益于数字化进程。研究是核心。

几十年来,敦煌研究院出版了500多部著作,发表了4000多篇论文。实际上敦煌学研究不仅仅是敦煌研究院的事,世界上还有20多个国家进行学术研究,包括国内很多大学,研究机构都在做。因为有了这么一大批研究成果,敦煌的价值才体现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敦煌那么美、那么有历史价值,就是因为有众多研究成果出现。

不仅做研究,而且做学术交流,通过敦煌这一平台,每年举办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希望团结全世界的学者共同研究敦煌文化,能够把敦煌文化的价值揭示得更深入。敦煌研究院院刊《敦煌研究》今年已经出版40年,国内

坚持『保护、研究、弘扬』 勇担新的文化使命

赵声良

外的很多学者都在这一杂志上发表论文,在世界上颇有影响力。同时我们也会出版大量普及性著作,让更多非专业人士了解敦煌、欣赏敦煌。

弘扬是目的。关于弘扬敦煌文化,主张开展负责任的文化旅游,用敦煌文化来支撑旅游,让游客了解到真实真实的敦煌。这就需要从文物保护和游客观赏两个层面来考虑问题,确定每一天敦煌石窟到底能容纳多少人。最后测定,莫高窟每天最高容纳是6000人,这是红线,不能突破。敦煌研究院还拍摄了两部电影,《千年莫高》讲述莫高窟发展的历史,《梦幻佛宫》展示敦煌壁画、彩塑等艺术。敦煌研究院通过建设数字展示中心,让游客先看电影,然后进到洞窟,得到非常好的体验,也化解了旅游和文物保护的矛盾。敦煌研究院还在考虑通过科技手段,让游客看得更多、更丰富。比如与华为合作,推出“敦煌超感知影像”,每到一个洞窟前,打开华为手机智能软件就可以欣赏到洞窟内壁画。

敦煌文化本身包含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近年来,我们不断让敦煌艺术、敦煌文化“走出去”,在国内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讲述敦煌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非常有效的。外国朋友可以从中国感受到古代的外国文化在敦煌和中国文化融合的一些特点。同时在全世界,只要能上网的地方,就可以欣赏数字敦煌。比如2015年推出的30个洞窟的高清360°影像,观众可以自行选择观看角度;最近推出的数字藏经洞,展示很多古代的文献、艺术品,让世界人民共享人类文化遗产。

敦煌研究院也在尝试通过全媒体传播展示敦煌文化。比如拍摄的有关莫高窟与吴哥窟对话的纪录片。吴哥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点,莫高窟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交汇点,通过两处文化遗产的对话产生了很多文化碰撞,从中形象展示出自古以来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此外还拍摄了《一事一生一人窟》等讲述莫高窟人故事的作品。近年来,通过互联网“云赏敦煌”中英文讲解敦煌项目,面向全世界讲述敦煌的故事,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敦煌研究院也做了一些文创设计,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敦煌诗巾”。通过小程序,游客可以自己设计一条有敦煌风格的丝巾,提交之后厂家直接制作,在传播敦煌文化的同时,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得到应用。敦煌文化的活化传承,全社会都可以参与,大家共同努力,让敦煌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从敦煌文化中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对于敦煌文化传承,要先把保护工作做好,再花功夫去研究它,深入挖掘它的价值,推广普及给更多人,以更好地推动文化传播发展,让中国文化深入人心。(作者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



学者说话

委员时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杂技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唐延海:

改革创新推动杂技产业繁荣发展

近日,以“多元创新与产业变革”为主题的全国杂技产业发展论坛在周口举行。杂技产业,是指以广义杂技即杂技、魔术、滑稽、马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经济形态。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杂技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唐延海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12.1%,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出近6个百分点,中国杂技产业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实现了多元化、集团化、资本化的升级重塑,在文旅融合、产教融合、产城融合以及演艺科技工程等领域涌现出众多突出案例。不过在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产业集中度、资源配置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要树立长远

眼光、系统思维,不断优化布局、优化结构、优化配置,不断增强发展后劲、提高发展效益。

为此,唐延海建议,增强文化自觉,以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文化担当,做好杂技文化产业,实现人民群众精神的丰富、需求的满足,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同时,改革创新是杂技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高产品创意含量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加快高新技术在杂技产业领域和传播体系的运用,把形式与内容、技术与艺术有机融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谢颖)

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

续写30载两岸京剧交流新篇

9月26日至10月1日,于魁智、李胜素率国家京剧院一团进行第24次台北公演,演出经典剧目《杨门女将》《六月雪》《打金砖》《霸王别姬》《锁麟囊》《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龙凤呈祥》等。

1993年,中国京剧院首次赴台北公演,袁世海、杜近芳为艺术顾问,杨秋玲、孙岳、王晶华、刘长瑜、冯志孝等前辈艺术家联袂在台湾连演16场,轰动一时。当时还是青年新秀的于魁智随团前往,主演《打金砖》《文昭关》,得到台湾观众高度认可。9

月25日,国家京剧院第24次台北公演记者会举行。于魁智拿出30年前来台演出的影像集,回忆当年与前辈名家同台的点滴,感慨道:“1993年,我32岁,首次来台湾演出;今年,我62岁,有机会再来演出,深感珍惜和荣幸。30年来,国家京剧院几代人前赴后继,在两岸推广传承京剧,每一次在演出都让我刻骨铭心。”于魁智说,京剧在台湾有着深厚的观众基础,这里有很多京剧知音;此次赴台公演的剧目都是经过精心打磨排练,力求将国家京剧院一团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杨雪)